

从『看戏』到『读城』——一场戏剧大赛与一座城的文化共振

张蕊蕊 吕佳银



8月29日，舞剧《东方大港》在宁波天然舞台上演。

1 一场集中性展演——在流媒体时代看见『现场』的价值

“最初是看故事，然后是听唱腔，再后来是琢磨演员们的微表情和舞台调度……”8月16日，第十六届浙江省戏剧大赛开幕式现场，上千名戏迷为一部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沸腾。从杭州“跨城”来追戏的“90后”戏迷施晶莹等人守在剧场入口，难掩激动，在她看来，为了一场演出奔波数百公里是很值得的。

而在这场荟萃全省近年来优秀剧目的文化盛会中，像施晶莹这样执着追戏的观众，并不在少数。

从越剧《我的大观园》开票“秒光”，到《天一楼》加开二楼依旧满座；从婺剧《三打白骨精》戏票两小时内售罄，到舞剧《东方大港》吸引戏迷三次跨城追看……第十六届浙江省戏剧大赛掀起的热潮，再次印证了“现场”的独特魅力：屏幕可以定格精彩、回放经典，却无法替代剧场中那种真实的共振与即时的感动。

8月22日晚，由杭州话剧艺术中心创排的大型话剧《北上》亮相慈溪大剧院，透过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演绎了绵延运河畔的人间温情。而对于同样生活在运河边的宁波人来说，熟悉的情景仿佛模糊了舞台的界限。

“我每天傍晚都会沿着河边散步，当话剧里运河两岸的灯亮起，那种景象和我看到的夜景一模一样。运河是生活场景，也是情感记忆的一部分。”散场后，观众赵先生的感慨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那一刻，台上台下，皆成戏中人。

根植于不可替代的现场性，在戏剧创作者看来，每一场演出，都是演员与观众在特定时空下的共同创造，这种“过时不候”的特性，也赋予了每场演出绝对的唯一性。

每一次登台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天津评剧院院长、二度梅与文华奖得主曾昭娟认为，这在创作者心中催生一种深刻的敬畏感，对精品的极致坚守，以



8月22日，话剧《北上》在慈溪大剧院上演。

2 一场思想的碰撞——新时代戏剧的『守正』与『创新』

“一部中国戏曲史，半部在浙江。”从古至今，浙江始终是戏剧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阵地。第十六届浙江省戏剧大赛不仅是一场舞台艺术的盛会，更以25台大戏、7个小戏的丰富实践，围绕“传统与现代”“本体与创新”“传承与转化”等命题，交出了兼具理论与实践的“浙江答案”。

8月29日，紧扣第十六届浙江省戏剧大赛这一关键节点，“文化强省建设与浙江戏剧发展”专家研讨会在宁波举行。全国戏剧界权威专家与浙江本地文艺工作者的对话直指核心：如何让老剧种讲新故事？

“改编需把握‘忠实原著精神而非复刻形式’的原则，通过戏剧赋能实现原著的当代转化，避免陷入‘为改编而改编’的误区。”湖北省艺术研究院原院长、一级编剧胡应明围绕本届大赛中10部改编自小说、经典戏剧的作品，将其分为“同构式”“重构式”“异构式”三类，并详细剖析了各类改编方式的优劣与适用情境。

国家京剧院原院长、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原董事长宋官林结合自己的行业观察强调，好的艺术成果需要好的生态支撑。他提出，避免用“新创标准”要求经典、用“传统标准”束缚创新作品，“守正”与“创新”互不偏废……权威专家的理论洞见，与浙江戏剧的实践探索形成了深刻呼应。

事实上，本届大赛的成功举办，其本身就是对浙江戏剧界人才梯队建设成效与健康创作生态的一次集中检验。其成果不仅在于越剧《我的大观园》、婺剧《三打白

8月21日晚，2025周信芳戏剧季在宁波慈城周信芳戏剧艺术馆启幕。上海京剧院演员、梅花奖得主蓝天带来京剧《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选段，浙江京昆艺术中心的金桂奖得主姜艳唱响了《杜鹃山》“家住安源”选段……不仅再度延续了名家云集的盛况，更成为第十六届浙江省戏剧大赛一次具有延伸意义的文化活动。

以“让戏剧走进生活”为初心，第十六届浙江省戏剧大赛从启动开始，便发出了一场覆盖全城的文化邀约——

延续开幕大戏《我的大观园》600张公益票“开票即秒光”的火爆态势，闭幕式上，大赛组委会再度推出100张公益票，以持续的文化诚意回应观众热情。

纵观大赛所有展演剧目，这份“惠民温度”并不止于开、闭幕式。50元低价票占比超60%，赠票更是覆盖社区居民、养老院老人、学生等群体，不断降低戏剧艺术的经济“门槛”。

大赛期间，除了戏剧大赛展演外，50场全国精品剧目展演、10场宁波优秀民营剧团展演、100场“文艺赋



8月24日，婺剧《三打白骨精》在镇海大剧院上演。

近乎偏执的态度去打磨每一个细节，“这也是戏剧界的老话‘十年磨一戏’强调的精神”。

为呈现最佳效果，姚剧《鹦歌姚》自首演后历经六轮剧本修改，并对角色塑造、音乐设计及舞台呈现进行了全面升级，融入“戏中戏”等创新形式；音乐剧《南孔》创作团队为还原历史质感，多次赴衢州采风，将孔庙内“思鲁阁”的匾额等元素做到真实还原；婺剧《三打白骨精》大胆尝试用无人机替换“鱼竿”，融入川剧变脸，让剧种有了“科技感”……

本次戏剧大赛还创新性特设了“小戏”赛道，这不是对剧目体量的简单区分，而是透过“小戏”简约而不简单的智慧，让表演与观演回归最纯粹、最直接交流。

台州乱弹《做媒》用诙谐唱腔还原乡土婚俗，婺剧《真理的味道》以小切口讲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木偶剧《知县·轿夫》突破传统技法，让木偶演绎出人性的复杂……大胆的创意、前卫的理念、跨界的尝试，不断孵化，让戏剧在回归“小而活”的大众文化刚需的同时，守护了“现场”的生命力。



9月1日晚，甬剧《宝顺轮》在宁波天然舞台压轴登场。

骨精》、话剧《北上》等“精品剧目”入围入选第十九届中国戏剧节和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奖评选等国家级艺术盛会，更在于陈丽君、王伟佳、王恒涛、苏醒等一批优秀青年戏曲人才担纲主演，使“青春戏曲”成为浙江戏剧的鲜明标识，充分展现了浙江戏剧可持续、有活力的发展态势。

“这次大赛，对于剧目的打磨来说，也是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节点。”作为戏剧大赛的参与者，从打磨剧目备赛到接受反馈，甬剧《宝顺轮》的编剧马凌珊在每一个环节都有着切身体会。

“大赛实行的专家‘一剧一评’和新媒体‘云剧评’，某种程度上为剧目提供了多维度、深层次的反馈渠道。”马凌珊说，专家代表的权威指引和新媒体“云剧评”是文艺创作者的两只“眼睛”，分别象征着专业判断和市场化需求，“这是一种双向的互动与反馈”。

不仅如此，从观众共创的角度来说，“宁波有戏”青年剧评社的水超露认为，“这种‘云剧评’的魅力在于它的即时性与交互性”。

水超露参与了婺剧《乌江渡》、越剧《绣鞋怨》两部剧目的“云剧评”工作，在她看来，常规的剧评往往相对滞后，且“发声”不一定有“回响”，“借戏剧大赛系统性安排，往往能让剧目在热度尚未散去时，就通过社群发出第一手观察。而且更可贵的是，它不再是单向的评判，而是创作者、观众、评论者之间的多向对话。”

美·戏剧角”、千场“天然舞台”惠民演出等千余项活动持续开展。“天然舞台”千场农村演出延续“百姓点单”，“文艺赋美·戏剧角”“天然舞台”等活动深入街头巷尾、古村古镇……

不仅如此，大赛推出的“票根+”行动，也让一张张戏剧票变成了城市文旅的“通行证”。持戏剧大赛票根，游客不仅能在21家景区享折扣，更可以在32家民宿、76家酒店享优惠。数据显示，暑期，与宁波戏剧相关的文旅消费明显增长，不少年轻游客“为戏而来”，“观剧+旅游”成为新时尚。

而这种“文旅融合”不仅是简单的“搭车”，更是让戏剧成为解读城市的钥匙——“通过甬剧《宝顺轮》读懂宁波的航运史，通过《天一楼》了解浙东的藏书文化，通过舞剧《东方大港》看见新时代宁波的港口建设……”宁波市文旅相关负责人指出，舞台艺术是展现时代风貌和城市文化的生动载体，戏幕终会落下，但文化的流淌永不停止，宁波的“有戏”故事，还在继续。

(宁波市演艺集团供图)

■ 锐观察

什么是好的儿童文学作品？

方向明

谢志强先生4岁时，父亲把他从余姚接去新疆，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农场度过了他的童年，那儿成了他的梦生长的地方。他的许多富有“疆味”的作品，都与他的童年有关。《世界上最大的鸟巢》是年逾古稀却依然年轻的他对童年的回望之作。

我一直觉得他心里住着一个孩子，或者说，他葆有一颗童心。他的许多作品或多或少有一种纯真的气质，这可能是他作品的一个特质。而《世界上最大的鸟巢》则以儿童文学面貌出现，更直接呈现了这种特质。

“世界上最大的鸟巢”是架在四棵钻天杨上的一个木屋，钻天杨往上长，木屋也跟着升上去。木屋里住着一位画家叔叔，他还养了一头毛驴，木屋天花板的草窝里住着一群麻雀，它们和画家和睦共处。

这部作品至少有两个主角，一个是住在“鸟巢”的画家，一个是叫洪柳的孩子。洪柳喜欢做梦，故事中他“梦绿了一片沙漠”是一个核，好多情节都围着这个梦展开。两个主角有一个共同点，都喜欢做梦，还都不太按规矩办事，这个“鸟巢”就是不按规矩的产物。星荒年代植树，为了让一排排树队列整齐，就用草绳放线，按照线来栽树。可是画家预先有了怪念头，不按规矩栽了四棵钻天杨，还以树为根基在空中建木屋。树长粗了、长高了，画家主动要求去护林，住在木屋里，跟鸟儿们在一起，也觉得像自己像一只大鸟。洪柳小朋友也是个“怪”孩子，他说他“梦绿了好大一片沙漠”，可是大人们都不相信，他要找到证据，让画家叔叔帮他找证据。

我读儿童文学不太多，因为不太喜欢一些儿童文学作品中非生活化的东西，人物语言脱离生活和人物个性，违反了生活基本逻辑。谢志强先生的这部作品，就像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他的故事是回归孩童状态的，他的语言是“贴”着生活的。

画家带着小洪柳走进沙漠，这时天空发出一团团耀眼的光，出现好多太阳，像创世神话中的无数个太阳。这时，书中有这样的描写：“他突然感觉自己聩了，难道这就是大人们所说的‘死亡之海’？寂静得仿佛能听出空气在摩擦的声音。”我想说，只有真正在沙漠生活过，并且多次体验过，才能写出如此真切感受。

小洪柳在树上发现了一窝麻雀蛋，他想帮麻雀孵蛋，生怕把蛋碰破了，“就把蛋含在嘴里，慢慢下树”。这样的细节，也只有亲身经历过，才写得出来。

洪柳装成一个稻草人，头顶戴了一个编织的草窝，等鸟儿来住。这时，画家呢，索性在“世界上最大的鸟巢”里观察，还故意把手举起，做出望远镜的形状，通过窗口观察，等待。多么可爱的画家叔叔！这样的文字，是能够唤醒读者窖藏多年的童心的。

这部书里还提到“有意义”“有意思”等词儿。我觉得，好的儿童文学作品，还应该“有意味”。

《世界上最大的鸟巢》的书名就很有意思。在孩童的心里，那个“邮票大小”的农场就是全世界。而撒腿跑、头朝下，通过胯裆看世界的视角，则有了一种颠覆成人世界某些刻板逻辑的意味。

洪柳一直以为，是他把太阳给看得升起来的，每次他看着太阳，太阳就慢慢升上来了。可是有一天，他在“鸟巢”住了一宿，林中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吵醒了他，“他冲到朝东的窗户边，太阳没有得到他目光的指令就擅自升起，好像他掌握着的一件秘密武器失效了。他有点被背叛的感觉，说：‘我没看，怎么就升起来了呢？’”太可爱了，太有趣了。这才是好的儿童文学。

画家与洪柳在一起，常常会生发出意味。来听听他们走进沙漠的对话。

画家边走边说：“沙漠里的东西，有时，看不见不一定不存在，有时，看见了不一定存在。”

洪柳说：“看见了怎么不存在？老师说，眼见为实呀。”

画家说：“比如，海市蜃楼，突然出现一片湖水、一片绿洲，不一会儿就消失了。”

洪柳说：“那是沙漠在做梦。”

何止是沙漠，生活中很多时候亦如此。

儿童文学作品是很考验作家功力的，《世界上最大的鸟巢》的成功，至少得益于两个因素，其一，生活积累；其二，阅读视野。

有一颗敏感的心，有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生活的真切体验，成就了一位有独特价值的作家；饱览世界先锋作品，对文学审美有苛求，眼里容不下虚伪和矫饰，也为《世界上最大的鸟巢》提供了品质保障。

谢志强先生说过，这本书是他献给孙女的，等她能识文断字了，让她了解爷爷童年的一个梦。虚构的洪柳，某种意义上就是他自己。他梦绿了一片沙漠，以一个孩童特有的方式改变了沙漠。



第十六届浙江省戏剧大赛开幕式现场。